

ENIGMA  
VARIATIONS

# 春日序曲

André Aciman

[美] 安德烈·艾席蒙 —— 著 黄芳田 —— 译



ENIGMA  
VARIATIONS

# 春日序曲

[美] 安德烈·艾席蒙——著 黄芳田——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春日序曲 / (美) 安德烈·艾席蒙著; 黄芳田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5500-3258-3

I. ①春… II. ①安…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0450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9-0119

ENIGMA VARIATIONS

Copyright © 2017 by André Acima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Janklow&Nesbit Associates,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春日序曲 CHUNRI XUQU

[美] 安德烈·艾席蒙 著 黄芳田 译

- 
- 出版人 章华荣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夏童 谭欣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玥  
特约策划 李青尘  
特约编辑 柚小皮  
封面设计 小茜设计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卤猫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嘉业印刷 (天津) 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181 千字  
版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3258-3  
定价 45.0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9-11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Best Time

白马时光

献给苏珊，

爱在我的脑中徘徊，  
令我思绪万千。



*André Aciman*

*S* 初 恋

我是为了他才回来的。

当我终于从渡轮甲板上望见圣朱斯提亚诺岛时，在笔记本上写下的就是这几个字。只为了他，不是为我们家的房子，不为此岛，不为我父亲，更不为这片陆地的景色，最后那个夏天我们在这里的几星期，我常独坐在废弃的诺曼礼拜堂远眺这片景色，思索着为什么我是世上最不开心的人。这年夏天我独自旅行，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海岸之旅，先从我小时候每年过暑假的地方开始。这趟旅行是我的夙愿。我刚从大学毕业，趁此时去岛上短暂重游再好不过。我们家的房子早几年已经烧掉了，而且搬到北方之后，家里没人再想重游旧地，或是卖掉那栋房子，又或者去查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尤其是在火灾过后，听说当地人曾尽其所能地趁火打劫、蹂躏破坏，我们就干脆舍弃它了。甚至还有人认为这场火灾不是意外。但父亲说，这些都是猜测，除非亲自去一趟，否则无从得知。所以我承诺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一下了渡轮就右拐，走上那条熟悉的海滨散步大道，经过气派的豪华大饭店，以及海边林立的民宿、旅社，直奔我们的房子，亲眼看看损坏的情况。这是我答应过父亲的。他本人则完全不想再踏足岛上。我现在长大成人了，由我来决定，看看该做些什么。

不过，也许我不只是为了南尼回来的，我是为了十年前那个十二岁的我而回来的，尽管知道其实我两者都找不着。那名男孩如今又高又留着浓密的泛红胡子，至于南尼，他完全失踪了，毫无音讯。

我仍记得这个岛，记得最后一天、最后一次见到它的样子，当时还不到一星期就要开学了，父亲送我们到渡轮站，然后站在码头上向我们挥手，起锚的铁链发出吵闹的声音，渡轮在尖锐的刺耳声中逐渐后退，而他则木然不动，站在原处，身影愈来愈小，直到我们再也看不到他。这已成了他每年秋天的惯例，他会留下来约一个星期到十天，以确保房子都锁好了，水电、瓦斯都关掉了，家具都遮盖好了，岛上所有该付的工钱都付了。我敢说，他见到岳母和她姐姐搭乘渡轮回到大陆去，倒也未必不开心。

然而，我一踏足岸上，老旧的渡轮哐当响着驶离十年前同一地点后，我却马上左拐，而没有右拐，走上了那条通往古老山城圣朱斯提亚诺的石子小路。我喜爱这山城的窄弄、阴沟，以及老巷子，也喜欢那烘焙研磨机飘出的清爽咖啡香气，似乎仍在欢迎我，跟从前我陪母亲去办事，或者最后那年暑假到老师家补习完



希腊文和拉丁文之后，每个下午我都绕远路回家时，没有两样。山上圣朱斯提亚诺跟比较现代化的山下圣朱斯提亚诺不一样，即使游艇码头一带热到让人受不了时，山上却总是处于阴凉处。通常在傍晚，当海边的湿热到了让人受不了的地步时，我会跟父亲往回走上来，到橄榄咖啡馆吃一份冰淇淋，他坐在我对面喝葡萄酒，一边跟镇民聊天。大家都认识我父亲，也都喜欢他，认为他是 *un uomo molto colto*，一个有学问的人<sup>①</sup>。他的半吊子意大利文夹杂着西班牙字眼，力求听起来像意大利文，每个人却都听得懂，但是当他们在实在忍不住而纠正他，并为他用的某些奇怪、自创的字眼笑起来时，他也乐得跟着一起笑。他们称他为 *Dottore*<sup>②</sup>，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医生，但向他请教医疗建议的人则不在少数，尤其在健康问题上，大家信任他的意见更甚于当地药剂师，而药剂师喜欢被人当作镇医。咖啡馆老板阿纳多先生患有慢性咳嗽，理发师则饱受湿疹之苦，我的补习老师赛莫内他教授<sup>③</sup>晚上常常待在咖啡馆，总是怕将来有一天有人要割除他的胆囊。每个人都信任我父亲、跟他说心事。连面包师也是，他喜欢把手臂和肩膀上的瘀伤给我父亲看，那是他那脾气火爆的老婆造成的，有人说他老婆打从新婚之夜开始就对他不忠了。有时，父亲甚至会跟某个人走到咖啡馆外，私下给对方意见，然后再拨开珠门帘走进来，回到他的座位，两肘撑在桌上，空酒

---

① 编注：*un uomo molto colto* 是意大利语，意思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为保留原著语言风格，本书译文均采用这种形式，后不再说明。

② *Dottore*：意大利语，意大利的学制是大学毕业生就称为“博士”（*Dottore*），而医生的称呼也是 *Dottore*。

③ 教授：意大利称教师为“教授”，并非一定是大学的教授。

杯在两肘之间，盯着我看。他总是告诉我，不用急着吃完冰淇淋，要是我想的话，我们还是会有时间去到那座荒废的城堡。夜晚的城堡可以远眺大陆的灯光，是我们的心爱地点，我们俩会沉默地坐在毁坏的城墙边缘上看星星。他把这叫作“制造回忆”，为了将来那一天。“哪一天？”我问，揶揄着他。“为了你知道的那一天。”母亲说我们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有时我还真怕他只要摸摸我的肩膀，就能看出我心里所想。我们是同样的人，她说，就像我们家那两条杜宾犬哥格和马哥格，它们只爱父亲和我，而不爱母亲或哥哥。哥哥几年前已经不再跟我们一起过暑假了。这两条狗见了人转身就走，要是你太靠近它们，它们还会咆哮。镇民都知道要保持距离，不过两条狗都已经被训练得不会去骚扰任何人。我们可以把它们绑在橄榄咖啡馆外面桌子的桌脚，只要它们看得到我们，就会像母羊般温驯地躺着。

某些特殊场合，父亲和我去过城堡之后，不会往下走到游艇码头，反而会走回镇上，由于我们想法一致，我们还会停下来再吃一份冰淇淋。“她会说我宠坏你了。”“再来一份冰淇淋，再来一杯葡萄酒。”我说。他点点头，知道否认也没用。

我们的夜晚散步——这是我们的说法，是我们唯一单独相处的时刻。我的白天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度过，他习惯大清早就去游泳，吃过早饭以后就前往大陆，傍晚才回来，有时还搭最后一班船，深夜才到家。就算我已经睡着了，我还是渴望听到他的脚步踩在通往我们家碎石路上的声音。这表示他回来了，世界又变得完整了。

那年春天我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成绩很差，造成母亲和我严重不和。成绩单在五月底寄来，正好是要搭渡轮前往圣朱斯提亚诺的前几天。整个航程就是一顿大吼大叫、没完没了的臭骂，父亲则静静倚着栏杆，仿佛想伺机出手干预，但终究没办法让母亲停下来，她愈吼愈对我的一切都看不顺眼，从我坐下看书的方式、我的字体，到不管何时别人问我对这或那有什么看法，我就是没办法给个直截了当的答案——闪烁其词，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想到这里，为什么我在世上一个朋友都没有，在学校没有，在海滩上没有，哪里都没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或对任何人感兴趣，看在老天的分上——我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她边说边设法要刮下我衬衫上一滴干掉的巧克力冰淇淋，那是上船前我和父亲去买甜筒时滴在衬衫上的。我敢说，她对我的不满不知等了多久，要靠我考得一塌糊涂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才爆发出来。

为了安抚她，我承诺暑假里会更用功。用功？你每样都需要用功，她说。那天她语气里的火气之大，已经快变为明显的鄙视，尤其当她的愤怒夹杂着恶讽，终于向我父亲发作：“而你还想买支百利金钢笔<sup>①</sup>给他！”

外婆和她姐姐那天也跟我们一起在渡轮上，当然站在我母亲那边。父亲没有说一句话，他两个都讨厌——泼妇和超泼妇，他这样称呼她们。他知道只要他一旦要求我母亲声音小一点或者收敛一下，她们会马上帮腔，这样一来很容易逼得他忍无可忍，就算不对她们三人发飙，也会对她们两个发火，若发展至此，她们会静静地让他知道，她们情愿乘同一艘渡轮直接掉头

<sup>①</sup> 百利金：德国著名的钢笔品牌。

回大陆去，也不愿在我们家过暑假。过去几年里我已经见他发过一两次火，可以看得出他努力息事宁人，而不愿毁了这趟旅行。所以当母亲批评我浪费太多时间去做集邮这件蠢事时，他只是点了几次头，敷衍表示同意。可是当父亲终于转移话题，让我稍微开心了一点时，母亲矛头就转向他，吼着说她跟我的账还没算完。“有些乘客开始盯着我们看了。”他最后说。“随便他们看个够，等算完账我才停。”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她这么凶地吼我，表面上不是对他开火，却是在对他泄愤。就像希腊神祇彼此为宿怨而斗争，却拿凡人当他们的斗争棋子。她对我大骂不休其实是在修理他。他一定也知道她在做什么，所以才会是在母亲没看见时对我微笑，意思是说：暂时忍耐一下，今天晚上，你跟我一起去吃冰淇淋，然后在城堡制造回忆。

那天，我们上岸之后，母亲又拼命想跟我和好，好声好气又亲切地跟我说话，没多久我们就没事了。然而，真正的伤害不在于她但愿没说出口而我却永远忘不了的尖刻话语，真正的伤害是我们的亲情：它失去了温馨、自发性，而成为一种刻意的、有意识的、凄惨的亲情。她很高兴看到我仍然爱她，而我则乐见我们双方都甘愿自欺欺人。我们彼此都察觉对方很高兴，这点也促成了我们的休战。但我们一定也都体会到，这么容易放下，只不过是因为亲情变得淡薄。她更常拥抱我，我也想要被拥抱，然而我并不信任我的爱，而且从她以为我没在看时看我的样子，我也分辨得出来，她也不信任我的爱。

但跟父亲就不一样了，在漫长的夜晚散步中，我们无所不谈，

谈那些大诗人、谈亲子，以及为什么亲子之间难免摩擦，谈他父亲（他在我出生前几周因车祸去世，我沿用了他的名字），谈人生只有一次的爱情，之后就不再那么自发或冲动。最后，宛如奇迹般，因为这跟拉丁文和希腊文或我母亲、泼妇和超泼妇都扯不上关系，我们谈贝多芬的《迪亚贝里钢琴变奏曲》，这是他那年春天才刚发现的，只跟我分享。父亲每晚都在放施纳贝尔<sup>①</sup>的唱片，他的钢琴声回荡在整个家中，成为那年的配乐。我喜欢第六首变奏曲，他喜欢第十九首，不过第二十首完全是关于心灵的，至于第二十三首，嗯，第二十三首大概是贝多芬作曲之中最生动活泼、最好玩的了，他说。我们太常回放第二十三首，以至母亲求我们别再放了，于是我就改用哼的去逗她，使得父亲和我哈哈大笑，母亲却笑不出来。那些夏夜里，我们在进咖啡馆时，干脆就从一到二十四的号码中丢出一个来，各自说出自己对这首变奏曲的看法，包括迪亚贝里主旋律在内。有时在往山上走去城堡途中，我们会唱着《唐·乔凡尼》其中一首主题曲的歌词，配上第二十二首变奏曲，这些歌词是很久以前他教我的。但是来到山顶看星星时，我们就静静站着，并总是同意第三十一首变奏曲才是它们之中最美的一首。

我在小弄中往山上走时，想着的是贝多芬，以及在渡轮上的吼骂。两者都不曾消失。我马上认出了老药房、补鞋匠铺、锁匠铺，还有理发店，店里两把破烂躺椅仍然打着皮条补丁，

---

<sup>①</sup> 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1882—1951）：世界著名古典钢琴家、作曲家。擅长演奏贝多芬的作品。

真不知道在我出生前多久就已经补上了。那天早上，就在我往山上爬到看得到废弃城堡的一角，但还没走到圣尤瑟比欧巷转弯处的木工铺时，就开始有一种树脂味会朝我飘来的强烈预感。那种感觉没有变，而且也不会变。他的店，楼上就是住家，矗立在转角建筑两块突出的笨重路边石两步之外。气息的回忆引起了一丝恐惧不安，我发现就跟那时一样，同样让我感到激动，然而十年之后，我还是无法说得清那种令人不安的恐惧、羞愧和兴奋的心情变化。什么都没变，也许我也没变，我不知道对于自己一点都没能放下到底是失望还是高兴。木工铺的卷门拉下锁上了，尽管我站在那里努力想着自从上次在这里之后究竟失去了多少，却发现连一点思绪也串不上，能集中想到的就只有房子烧掉以后听到的种种谣言。

我往回走到理发店，半身探过珠门帘，里面有两位理发师，我问其中一位是否知道隔壁的木工师傅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秃头理发师坐在店内两把大椅子的其中一把上，放下报纸，只说了一句话：“Sparito，失踪了。”就又继续看报纸。一句话就道尽一切。

他知不知道木工师傅在哪里？或者怎么样了？又或者为什么？我问。

答案是以耸耸肩概括一切，他不知道，也不在乎，他没打算要告诉一个晃进他店里问了太多问题的二十几岁的毛头小子。

我谢过理发师，转身继续往山上走。我讶异的是阿雷西先生竟然没跟我打招呼或认出我，尽管天知道我每年在这里过暑假时，他帮我理过多少次头发。也许说这个已没什么意义了。

过了些时候，我才醒悟到：岛上似乎没人认得我。显然，自我十二岁以来一定变了很多，也许是因为长风衣、胡子，以及背着的墨绿色背包，使我看来截然不同于大家所记得的干净小男生。杂货商、教堂旁小广场那两家咖啡馆的老板、肉铺老板，没人认得我或多看我一眼，尤其是面包店老板，从前下午我离开拉丁文和希腊文补习老师家，饿得不得了时，从面包店飘出刚烤好的面包香气，仿佛一种福气般盘旋在横弄中。那个在战时船难中失去腿的独脚老乞丐，也回到他平常在广场主要喷泉旁的位置，我给他一点东西时，就连他也没能认出我来，连谢都没谢我一声，这可真不像是他的作风。部分的我心里，生出了对圣朱斯提亚诺岛及其岛民的不屑，而另一部分的我则见到自己不再在乎它，却也不怎么感到悲伤。也许我早就把它抛到脑后而不自知，也许从这点来看，就像父母和哥哥的想法，回来也没有意义。

下山时，我决定去我们家应该只剩下空壳的房子地基所在，估摸着我还能做些什么，跟那些看着我长大的邻居谈谈，再去搭傍晚的渡轮。我想去看看从前的补习老师，却一直拖延着，我还记得他是个尖酸、易怒的家伙，对谁都很少讲好听的话，更不用说对他所有的学生了。父亲曾建议，万一我想在那里过夜的话，在港口边的民宿订一个房间。但匆匆在老镇上下走走之后，我已经感到这趟来访最多几小时就够了。问题是，搭渡轮回去之前，剩下的时间要去哪里打发？

以前我一直很爱这里，从醒来时无声的早上，面对晴朗安静

的天空，这天空自古希腊人在此定居以来就没变过，到父亲的脚步声，那是当他一反平日上班习惯，突然在下午毫无预告地从大陆回来，真像在我们心中大开一场盛宴，在那些日子里，这不是一种打扰。从我的床可以看到山丘，客厅可以看到海，比较凉快的日子里，饭厅的遮阳窗打开了，可以走到外面露台上，山谷以及远方对岸大陆上的迷蒙山峦轮廓都尽收眼底。

离开老镇时，耀眼的阳光吸引了我，阳光扫过田野，扫进滨海大道，往下扫到远处闪闪的海面。我爱这片寂静，我梦想了很久要回来，每样事物感觉都很熟悉，没有改变，然而每样事物又感觉很疏离、磨损、无法碰触，仿佛内在有些什么使得我无法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有那么多曾经都属于我。通往我家房子的小路，包括我小时候“发明”的那条捷径，今天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错过走它一遭。它跟当年我离开时一模一样。我想起走过不见人影、芬芳的莱姆果林，这里的人称莱姆为“柠檬”。紧接着就是一片罌粟花野地，最后是那座安静的、内部结构已损毁的古老诺曼式礼拜堂，我在里面待的时间比世上其他地方都要多，巨大的柱基被扔在蓟花与草木丛中，这些植物干枯一如当年，也一如以往遍地都是干掉的野狗和鸽子的粪便。

刺痛我心的，是知道我们家的房子已经不在那里，里面住过的人都走了，初夏在此的生活永远都不会一样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个胆小的鬼魂，知晓镇周围的路，却没有人要我或留意我。没有父母等着我，我游完泳饿着肚子冲回家时，也没有人留了好吃的东西给我，我们所有的日常仪式都解散无效了。这里的暑假不曾属于我。



我愈走近我们家的房子，就愈开始害怕见到别人对它做了什么。想到那场火灾以及趁火打劫，尤其是趁火打劫，就足够煽动起悲伤、愤怒、怨恨的心魔了，那股恨意不仅针对所有住在这里的人，也针对我们自己，仿佛没能阻止所谓的朋友和邻居掠夺破坏，更让我们的良心过不去，而不是他们的。“别急着下定论。”父亲曾经警告，“更重要的是别争论。”这是父亲的作风，我才不管，我会很乐意把每个人都拖到法庭上，无论是有钱人、穷人、孤儿寡妇、瘸子，或是战争造成的伤残人士。

然而，这里所有的人之中，我只想见一个人，他却走了，消失了。我早就知道这点，干吗还费事去追问他的下落呢？要看他会怎么反应吗？要提醒自己没有凭空捏造出他，他是真的曾经住在这里吗？我只要去理发店问他的下落，并在山上圣朱斯提亚诺的石铺窄巷中上上下下、多番叨扰询问之后，他终究会出现，只因为别人呼唤了他的名字？

他为什么要记得我呢？他认识的我是个十二岁的男孩，如今我二十二岁，还留了大胡子。然而，从前我又怕又想在海滩或镇附近碰到他，岁月并未让我忘怀每次心中油然升起的焦虑。这天早上我走向他的店时，其实是否就是希望感受这种焦虑呢？这种害怕，这种恐慌，喉头紧缩，只有啜泣才能发泄，而且要是他盯着我久过我所能承受时，啜泣可能就会自行爆发出来。他盯着你，让你激动起来，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哭泣，因为再没有别的事，甚至是拉丁文和希腊文考不及格或被臭骂一顿，更让你感到如此挫败又丢脸的。我全都记得，尤其是想哭的感觉，